



## 我家有了留声机

□徐秉辉 文/摄

留声机，也称电唱机，是一种原始放音装置。早期留声机诞生于1877年，是誉满全球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所发明。

一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迷你留声机问世了，照片里网友用蔬菜、鲜花等做成了“迷你留声机”。原来是网友的一种创意发挥，但看着这台逼真的玩具留声机，我浮想联翩了，心中顿时涌现想拥有一台可以播放经典歌曲的留声机的念头，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上海殷实家庭的客厅里摆放的那种伸出个大喇叭的留声机，使客厅乐声流淌，增光添彩，我也会从此乐在其中的。

经家人商议，我们选中了一台国产全能智能古典留声机。轻轻打开这台机子，缓缓流淌出来的经典旋律充满书房。聆听这旧时创作的音乐，感觉逝去的时光又回到了眼前！久而久之，聆听黑胶音乐就成了我的一种顶级精神享受，如同参加一场场的听觉盛宴。

我喜欢听过去的那些经典乐曲。比如中国民乐宝典、传唱百年的忠义之歌《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二十世纪初，乐曲作者看到国家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惨状，满怀激愤，写下这首脍炙人口、感人肺腑的歌曲，呼吁中华儿女坚守民族气节，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留声机传出的歌声把苏武出塞时的豪情壮志、受困北海的孤单凄情、百感交集演绎得淋漓尽致。

还有由我国现代戏剧三大奠基人之一的田汉作词、有人民音乐家之称的聂耳作曲的故事片《桃李劫》插曲《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看吧，一千年国土的沦丧……”《毕业歌》慷慨激昂，唤醒民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奔赴疆场掀起这抗日的巨浪。

世界名曲《二泉映月》，这是我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的代表作。乐曲自始至终流露的是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半生凄苦一世残，诉尽炎凉苦弄弦，如泣如诉，苍凉悲壮。一位英国的音乐家在听了阿炳的《二泉映月》后，激动地说：“中国的贝多芬，中国的《命运交响曲》！”这两首乐曲的主题，均与命运相关：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的起奏，激昂的旋律如命运之神在急剧地敲门，《二泉映月》的引子，似一声长叹，仿佛作者在用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向我们讲述他一生的苦难……两位大师的生前，又都遭遇致命的伤残：前者耳聋，后者眼瞎。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时，流下了眼泪。他说“像这样的乐曲，应该跪下来听。”阿炳的一生，没有向命运屈服，他用他的生命，凝结成了不朽的作品……

从留声机里流淌出来的歌声宛如天籁，似涓涓细流，轻轻缓缓，流进听者的耳中，直灌人们的心田，也一定会唤醒你一段关于优雅与怀旧的记忆。

## 甜蜜的苦差 为夫人挑书

□陈科杰

夫人本是不大碰所谓“闲书”的。世间快活事何其多：烧菜、瑜伽、侍弄花草……哪一样不比枯坐捧书有趣？她正儿八经开始读，大约是怀了身孕那会儿，一来躲手机电脑辐射；二来，权当给肚里的孩子做点“雅致”胎教。

给不爱书的人荐书，已是难题；给怀孕的夫人挑书，更是难上加难。我日日对着书架逡巡，这本嫌厚重怕压着她，那本嫌字小费眼神。我翻开《台北人》里的《永远的尹雪艳》一篇念给她听，夸她素面朝天有“世人不及的风情”。她听了一半就摆手：“打住打住！怀个孕，被你夸得，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时我刚看完余华的《兄弟》，把两本砖一样厚的书搁她手里：“喏，试试这个？保准解闷！”没成想，她竟一头扎了进去。没过几天，她在客厅沙发上拍着大腿、笑得眼泪直飙：“哎哟我的天！这李光头、宋钢哥俩……也太能折腾了！”末了，她擦着眼角，突然一脸警惕地瞪着我：“咱可说好了啊，一个就够了！我可伺候不起俩混世魔王！”这歪打正着的“初遇”，竟让她顺藤摸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一路追了下去，拦都拦不住。

夫人有孕，我自然不敢拿太悲苦的书。冯骥才、汪曾祺的中短篇，她觉得“不够过瘾”。于是我费心搜罗女作家的笔墨。先推张爱玲，《金锁记》《半生缘》，她翻了不到十页便搁下：“太民国，太作，读着累得慌。”倒是编剧成名的严歌苓，很对她的胃口，她说《小姨多鹤》里的女人：“苦得像熬了三日夜的药渣，偏偏还透着股子不认命的韧劲儿。”张小娴、简媜、三毛也略试口味，或嫌太甜没营养，或嫌太野少情节，终究不对胃口。

夫人读书，向来“轻古重近，重中轻洋”。四大名著，唯《红楼梦》略翻了几页。小资必备的村上春树作品，她

眼皮都懒得抬。至于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之类的，在夫人手里，连翻下去的气力都没有。

爆火的《三体》是个例外，一开始，我看到深更半夜时，她嫌弃：“科幻小说，有什么好看？”架不住我念叨“奥巴马都催着更新呢”，她竟一把夺了过去，谁知这一看，竟像被“智子”锁定了似的，废寝忘食。三部曲啃完，她揉着发酸的眼睛，长吁一口气：“这书……够狠！把地球人那点小心思都扒干净了，比宫斗剧还吓人！”

夫人偏爱读中国作家的小说，莫言在没得诺奖之前，她已经青睐有加，得了诺奖，倒觉得不过如此。一次，她指着摊开的《白鹿原》：“这书，太黄了！”“就开头一点点，后面比《活着》还好看。”她看完后，四处找陈忠实的其他小说。我指着书架上的《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号称文学青年必读书目”。她读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后来剧版上线，追剧时又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末了还煞有介事地点评：“孙少安就该娶贺秀莲！跟田润叶过日子？不累死他！”我坏笑：“其实这书，我自己都没看完。”她斜睨过来：“你给我挑的书，怕有一半你自己都没翻过吧？”

夫人读书，从不“忆苦思甜”。她的道理也理直气壮：生活本来就苦，何必在字里行间自讨苦吃？我极少写散文，有次写了篇关于母亲的随笔，竟得她直夸“好”。我尚有自知：“这文笔，顶多是学生习作水平？”她却正色道：“至少，我读到了里面的真感情。”——得此评价，比拿到什么文学奖都开心。

想来也是，读书和过日子一样，不必求什么山珍海味，能嚼出烟火气的，往往最对胃口。夫人挑书的眼光里，其实早把生活的道理藏进去了。与其在文字里找远方，不如在字缝里——照见自己！



AI生成图